

春秋左氏傳

十七十八

□ 12
2960
9



春秋左傳卷十七 襄公盡二十五年

經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三

月巳巳杞伯匄卒 五同盟 夏邾界我來奔 無傳界我

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葬杞孝公 無傳 陳殺其大夫慶虎

及慶寅 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 陳侯之弟黃自楚

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 晉欒盈復入于晉

以惡入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晉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巳卯

12
2980
9

仲孫速卒

子孟莊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

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之罪

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

不備曰襲因伐還襲皆不言遂者間有事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

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禮為鄰國

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陳侯如楚

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

人召之

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

慶樂往殺之

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

慶氏以陳叛

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

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治城以距

便慶往

君屈建楚莫敖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氏忿其板隊

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

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

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肆放也

故書曰惟命不予

常

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

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七

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

諸曲沃

欒盈邑也

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

胥午守曲沃大夫對

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

也知不集也

集成也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

許諾伏

左傳

卷十七

二

之而觴曲沃人晉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

孺子何如孺子六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

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謝衆之思已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

書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

獻子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

樂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樂卻為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

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樂厲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

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

氏悼子知瑩之子荀盈也少年卜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

荀氏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

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

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樂氏多怨子為政

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賞罰為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

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柩喪王

鮒使宣子墨綬冒經晉自殺戰還二婦人輦以如

公恐樂氏有內應而人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

可強取也一其心不同可
強劫而取也劫カミテ味
方ニスル
姻ハ夫人ノ生家柩國ヲ
墨綬一晉自殺之役還常
墨綬一晉ハ墨ヲ用故
墨ト云〇二婦人輦ハ
一說婦人二人引宣子車

左傳

卷一

三

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

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

所矣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

隊遂超乘跳上獻右撫劍左援帶劫命驅之出僕

請請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賂之

以曲沃恐不與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

其罪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

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

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

督戎踰入我豹逐之
牆ヲ踰ントトルヲ自後
殺之更出不意也

范鞅呼其名而謂之曰樂免之言不免也

或以戰釣三戰有而技皆可
釣也

閉著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

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欒氏乘公門

也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

敵用劍短兵接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遇欒樂樂盈

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樂射之不

中又注注屬矢則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標或以戟

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樂魴

族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

軍前鋒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甲驅

注四人
夏之御
冠商子
游崔如
燭庸之
趣也
四乘
商子游以
下四乘

軍傳擊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貳廣上之

鮮虞之子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啓牢成御襄罷師

狼遠疏為右左翼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

日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太殿燭庸

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自衛將遂伐

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

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

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

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

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子姑止

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

之弑君之惡過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

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隊

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張武軍

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戍郟邵取晉邑封少水封

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趙勝帥

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薳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

晏薨齊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於雍榆禮也救

大夫主故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

公鉏悼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

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他日又

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乃止止不

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

夫酒臧紇為客為上既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

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孫

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使從

及旅一和獻酬既畢堂下卑者舉堂下相獻謂之旅也

之禮列在季孫失色恐公鉏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馬正家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曰子無然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處所位敬共文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若能孝敬

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茲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

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季孫

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故公鉏氏

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不相季

孫愛之愛其成孟氏之御駒豐點好羯也羯孟莊

子孺子秩之為子孟孫後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錫

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錫請讎臧氏孟使

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

若錫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

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

奉錫立于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

公鉏曰錫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

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且夫子之命也

遂立錫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句出

疾在藥石一說季孫之
愛如息繼之故錫拜焉
孫之居常有短正之言
故喻藥石不為身之
危之任遠之說石也
所以砥彈人難腫也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常志相順孟孫之惡

我藥石也常志相違臧孫猶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

生我愈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

公鉏讎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

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入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

之正夫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孟

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乙亥臧紇

聞之
絕句
戒句

藉者掃除之也

邾在魯東南也東門最便開以木橫持門者

大蔡大龜二蔡國也出所故龜之蔡云

細請 魚細之後請

遂自為也一為得龜遂以納魯而自為請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宣叔娶于鑄

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

姪子為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

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

還舅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

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不為天所弔紇之

罪不及不祀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

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

使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已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臧孫如防

非能害 魯言ラセントルノデニ

敢不辱也一防ノ地ヲ立テ

孫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申從也但慮事淺耳

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一勲勲文仲宣叔敢

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

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

廢長立少季孫所忌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

故謂無辭以罪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

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

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文公命立子惡

之公子遂殺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

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

國有人一魯國三人物不

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

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臧

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

伯居猶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

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自外犯君而入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

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明日將復戰期于壽

舒壽錄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

且于齊大夫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

使無死一說莒子欲求
成懼其子之與齊侯
故歸之也非戰而退
也二子難其師而退
大甲戰心死故謂戰
為死耳非致死戰之
謂可也

郊外事
郊外三吊禮之也

齊侯
百絕

多々二五多六戰切ヲ云
下多ハ多クヲ云戰功
カノホイト云ヲ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華周

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昏而受命曰

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

杞梁杞梁即莒人行成勝大國益齊侯歸遇杞梁

之妻於郊梁戰死妻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

命焉言若有罪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

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齊侯弔諸其室傳事

禮有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

言伐晉齊侯自道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

不宥一痛於人出
多也一宥於人出

不順一事孫子立也
云フ如に田にセリ

晝伏夜動不宥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孫

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臣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

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

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

當常念如順事怨施也在已身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師

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

齊崔杼帥師伐莒太水無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

伐鄭公至自會無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

書名惡之也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

以為號故曰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在商

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

名殷末不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諸夏

盟主范氏復為之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

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

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

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祏世不絕祀

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范宣

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

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也曰子為晉國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

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

聚於公室則諸侯貳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賴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

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須令

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

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

左傳卷之二十一

長丁

文心沈利猶身沈

今名載一各各名
樂如也多美德
ノセテ行ハ云フ

齒家牙ノ一様大
多力難制攻以心
殊

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怒思以明

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母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

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

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

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

敝邑介因也大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

首為明年鄭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夏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

而還為下吳召舒鳩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

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

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疆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

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

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

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

今城陽縣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會于夷儀將

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冬楚子伐鄭以救齊

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

晉侯使張駱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

也鄭人卜宛射大吉射大鄭子大叔戒之曰大國

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對曰無有衆

寡其上言在已上者有常大叔曰不然部婁

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二子在幄坐射犬于

外二子張駱輔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

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轉而鼓琴轉衣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皆取

胄於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敵不告而馳收禽挾囚禽獲

弗待而出射犬又不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

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

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

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楚子自棘澤還

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吳人爲楚舟

師之役故在此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

楚共伐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

讓之二子楚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

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令尹遠彼告

曰曩者志入今則怯也皆取

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
待其卒也卒終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

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

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稱名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

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

有禮也賜之太路太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樂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

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

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驪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

降階一問自降下之道下之道何由也

將死而直一謂既登貴位而知降下之道必明知降下之人乃能之非程鄭小人之所能

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

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

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

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

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秋八月己巳諸

侯同盟于重丘東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公至自

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

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侯在衛

儀上經在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遇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

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各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

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

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

日齊師徒歸徒空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

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

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已取也偃曰男女

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

用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下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風而為巽故曰從風

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

困大過皆易卦名三三變

之六三變為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史皆曰吉阿崔

之六三變為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史皆曰吉阿崔

之六三變為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史皆曰吉阿崔

往不濟九四五陽之
八石象ル六三進之
水ヲ涉ル又象

無所得上六陰故三
無應援之支即無所
得之象

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困

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動據于蒺藜所恃

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

妻其可得見邪今上昏而遇此卦六崔子曰蒺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蒺言棠遂取之莊公通

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

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

怒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曰晉必將報欲弑

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

乃為崔子閒公伺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

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

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命姜侍人賈舉止

眾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甲與公登

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

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近於公

宮言崔子宮近公室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

側戶一今ノ切戸ノ類
拊楹一ツモ姜ニ密
會スル時相圖ト見エ

干振從子取夜打冠
或淫者詐稱公

干振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

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

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

僕墮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祝佗父祭

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弁

祭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

祭宰之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

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酸蔑于平陰酸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

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眾臣無異曰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

安歸言安可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

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故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為

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

無為當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

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

趣門啓而入枕屍股而哭以公屍枕已股興三踊而出人

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也舍置也

庸何歸一死也也也

崔慶二說是略舉
盟首也晏子臨歃
改之云然後歃也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為二十叔孫

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倚如叔孫還納其女

於靈公還齊羣公子納丁丑崔杼立而

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曰所不

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其弟又書乃舍

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鮮虞推而下之下嬰曰君

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

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嬰曰崔慶其追

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遂舍枕轡

而寢恐失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

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眾得用崔氏

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

左傳

卷七

睽小縛之匡之妻

傳言齊有直史崔

行之罪所以聞

申鮮虞乘而出

嬰曰君

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也

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

嬰曰崔慶其追

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遂舍枕轡

而寢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

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

崔氏

側莊公于北郭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男男女女別班以迎師
任其像執亦無一介服
者已以班者示國雖減
焉不致亂也

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四翼喪車之飾不蹕蹕止行人下

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晉

侯濟自泮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在齊

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以莊公說以弑莊公說晉也使

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男

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自六

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

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及處

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

齊有喪師自宜退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

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

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

於齊以質之質之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隧者井堙

水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

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

太子偃師奔墓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

將巡城不欲載公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

擁社社神主ヲ抱テ
國ヲウツラス長ヲシラス
執事一政ハ馬ノ手綱
ヲ執テ見ハ人臣ノ礼
祝禘陳侯擁社要
以己國自片政後
祥

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與男女無別

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

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陳侯使司馬桓子賂

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

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子展執繫而見見陳侯再

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入數俘而

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

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以安定之乃還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

盟同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矣彈止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

令尹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

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

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前年辭楚令尹子

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

先先至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

左傳卷之二十一

勢險因雨水三因

左傳卷十七

不及于水與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聞于疆曰久

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請以其私卒

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我克則進奔則亦

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

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

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簡師會之吳

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

逐前及于木共圍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鄭

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

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

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

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庸以元女大姬

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

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桓公之

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代桓公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

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左傳卷十七

二十一

奉戴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

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

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

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大姬上

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

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一曰大桓一曰鄭一曰姬姓

授手陳人不取執自

以衰次周七十里小國五十里トクダシ

之命唯罪所狂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

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

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桓王卿士城

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

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魯士

莊伯不能詰士莊伯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

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

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

文辭ハ道理ヲ言
候長ヲ伯ト云

伐以仲尼曰志有之志古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猶

也成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

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

楚薦掩為司馬薦子馬子木使庀賦庀數甲兵

之甲午薦掩書土田書土地度山林度量山林之

鳩數澤鳩聚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辨京陵辨別

高曰京大阜曰陵別表淳鹵淳鹵均薄之地數疆

之以為冢墓之地表表翼輕其賦稅數疆

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牧隰臯隰臯水

所ハ計ヲ細カニ割
付ル

牧ハ牛馬ヲ養フ地

為芻牧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

夫九夫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賦車籍馬籍疏

色歲齒以賦車兵車兵徒兵徒兵甲楯之數使器械

既成以授于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十二月吳子

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門于巢門攻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我獲

射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

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

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薦掩往年楚子

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晉程鄭卒子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問為政焉對曰

見喪然明醜子產蓋當輕之故云見喪之面而已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

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然

明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

行如力思之勉之且又

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後行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

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

聞之儀也

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

周書棗仲見夕

謂甯子必身受禍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

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

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

與棋不定一舉一措謂執子將下之舉棋將下之或甲為是或乙為是定其所欲下之得失言安下也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

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

世也

春秋左傳卷十七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春秋左傳卷十八 襄公盡二十八年

襄公盡二十八年

襄公盡二十八年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

年夷儀會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

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 不結固也傳為後

前年之未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

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衛雖未居位林甫專甲午衛

侯衎復歸于衛 復其位日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夏晉侯使荀吳

來聘 吳荀偃子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會

左傳

卷十七

一五支而會可賣

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
秋宋

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

侯伐鄭，葬許靈公。二月辛卯，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歲之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負。欲使啓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

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

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成，晉國賴之，不集

夫。

拂衣正說與投袂同
奮腕故振拂其
衣衣謂袂也

三軍暴骨，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

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秦人救之。平公

曰：晉其庶乎。庶，幾也。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

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一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

善。善，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衛獻公使

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反國。辭敬妣，強命之。敬妣，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

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

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

賢國人信之必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不

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

夫衛大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天下

誰畜之猶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命悼子甯喜也受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遂

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若不巳死

無日矣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

已八獻公ヲ納ルヲ
止ルヲ

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悼子曰雖然

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孫文子

之子孫文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

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

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言書曰甯喜弑其

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孫林父以

戚如晉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

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

也。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唯甲午衛侯入書

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

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公

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

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

人怨矣。所怨在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

縶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也。謂剽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

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闢出公使止之

茅氏。茅氏戚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

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衛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雍鉏獲殖綽

復愬于晉。為下晉討鄭伯賞入陳之功

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先入邑。以路及命服為邑賜子產次

復愬于晉。為下晉討鄭伯賞入陳之功

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先入邑。以路及命服為邑賜子產次

復愬于晉。為下晉討鄭伯賞入陳之功

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先入邑。以路及命服為邑賜子產次

復愬于晉一厥乃急
タ云フヲ再ヒ晋告

左傳 卷十八

降殺一數ヲヘシ
兩ハニツクヘシ

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臣之位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在四年上卿子展次卿子西乃立

子產為卿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賞禮以禮見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

受三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

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

有備而還雩婁今屬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

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

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正於伯州犁正

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

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上其手曰夫

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手曰此

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戌怒抽戈逐王

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成城麋

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

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獲

立囚皇頡之庭立

上其手下其手而抑揚
其辭者蓋州犁也
王子從皇頡言手
獲也也

囚之印董父曰
貨於印氏印氏家
子所賄也

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

請董父必不為得謂董父必不為得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若曰拜君之勤

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

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此董父可得

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幣乃六月公會晉趙武宋

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

趙武不書尊公也公侯向戌不書後

也後會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於是衛侯會之將

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

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晉侯兼享之晉侯賦

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國景子相齊

侯景子賦賦蕭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

於晉遠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

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二詩所起

二詩所起

各不同故拜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向語曰

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

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

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

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

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子展賦將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眾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眾人猶謂晉為臣執等晉侯

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

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

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

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弃長

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

視之尤也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佐貌

順心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

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

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

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

其外外天子子孫相
其內天子子孫相
飲一地之穴ヲホル

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
其外莫共其內伊房為大子內師臣請往也遣之至
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而騁告公騁馳
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
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
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方母并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
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
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過使佐失期
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

君夫人一與方ト云
即赤而有七兒也

是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
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
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
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鄭伯歸
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
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使夏謝不敏夏子名君子
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參與蔡
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

子孫祖父伍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

出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

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

荆坐地共議歸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

戌將平晉楚平在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且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林晉實用之

言楚亡臣多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

班荆一草一土一地一布
于坐于一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之皮革皆有周六月

寧失不經一經常也
失刑而不用經常之法
謂有罪而幸免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善為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

人則國從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

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商頌有之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

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賞

賞以春夏，夏生司，故賞之。刑以秋冬，秋殺司，故刑之。

震盪易使亂其軍也

多鼓多擊，軍鼓，動其軍也。

左傳 卷十

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飲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盪也若多鼓鈞聲以

南面南方楚國朝觀也

不善是一是正也楚語子午得罪而口執政用是亦謂不正其言至矣善正其曲直也一說曰是之也指雍子

夜軍之鈞同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鄙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年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撰蒐閱秣馬蓐食帥陳焚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

左傳 卷十

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在元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

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子反與子

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子

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

吳於晉敎吳叛楚敎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

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棘

為也事見成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

與之苗若敖亂在宣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

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若塞井夷竈

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

中行二郤必克二欒書時

穆欒書時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燬夷傷也吳楚之子

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

左傳

卷十八

十一

女實遺
申公二年
弗國一楚
君臣力圖
考
亦不以
為意
向此叔
其祿爵
舉所以
孫復仕
夫獨鄭
故許志
楚子曰
不伐鄭
何以
求諸侯
冬十月
楚子伐
鄭

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

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

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亦不以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向此叔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

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舉所以得反子許靈公如楚請伐鄭許他國皆大

夫獨鄭伯自行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明年楚

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也逞快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

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

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子展說不禦寇十二

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

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

南歸涉汝水而後葬許靈公而後葬之衛人歸衛姬

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君子是以知平公之

小人鄭
楚戰
故
足其性
嗇是
其好爭
之性也

卷之八

十一

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

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各

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王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言周衰諸

侯莫能如禮唯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

韓起不亡失舊餘以廩丘奔晉鳥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

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

自其實入雨故水介于其庫人高魚庫而介其用以登其城

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

自實二城據之カキシ
所ヨリ城ハナリ
介于河甲寅ウ著ル
高魚城中ノ兵庫

宣子卒宣子范句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

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

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

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

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秦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

私屬皆不與盟未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
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歆而書先晉書信也陳
于晉會常在衛上孔魚
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
剽立行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而今復惠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
前信且不能友于賢躬使
至出奔故書躬以罪兄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
之弟鱄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而今復惠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

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
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

之大六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
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

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
論之備矣今長
推

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
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二失閏故知經誤

傳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具車徒車馬徒卒
凡具

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
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各使烏餘具車徒

以受封烏餘以地來
故詐詐封之烏餘以其眾出出受
封使諸侯

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
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

盡獲之皆獲其
徒眾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

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
雖失政而諸侯猶睦齊慶封來聘其車美

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
封字叔孫曰

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

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
鼠有皮人而無儀

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
為已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衛甯喜專公

偽效烏餘使四國諸侯
若致封於烏餘者也

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

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

祇成惡名止也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無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皆死

孫氏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穀不書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于宋為明年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

君命也受之居之
飲之也
行也

沮勸
之也
行也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

難乎難以治國且縛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

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

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

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公喪之如稅

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綬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

服無月數而獻公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

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丁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

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弗敢聞且齊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

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

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君其命之乃使

文子為卿文子大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

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

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

之蠹蠹害物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

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弗許楚將許之以召

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

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

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

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

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折俎禮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

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

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

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

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

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

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

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

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

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

木使馴謁諸王馴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

也經所以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

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也庚

辰子木至自陳陳孔魚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晉楚各處其

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

也言楚有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

為上故晉營在東有營在東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

交相見也晉從諸侯
候之楚見之林之
從之諸侯晉見之

以藩為一諸侯名以
藩離為一軍不
營在宋北東頭

不病一說不待病而死也又二說自病不能病人也

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待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在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斃盡也斃踏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

不及是左子要之楚ニアルイ

吾庸多楚信ヲ余ヲ我獨信ヲ有ニ其功ヲ

人之私齊宋ヲリハ和在庸

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力可倍楚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也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教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存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景大順以

顯弱命之君而遂

晉楚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

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

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狎更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

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

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楚為晉細不亦可

乎楚欲推使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

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下坐所尊

有尸會盟諸具辨之為小國三盟之司也

夫酒臧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

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

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莊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

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尚矣哉尚上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宜其

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

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

言一情武子力行也事皆人告之取也十三故三情カクエシ

龍武一光龍

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

垂隴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

從二子石甲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

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

善哉民之主也故在上不忘降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

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

牀第一牀第言猶言蕭牆之言方言牀陳楚之間謂之第

人趙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蕭蕭謝功召伯營之

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此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

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其樂如何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

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

我願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

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趙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

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禮交故能受天之祿趙孟曰匪交匪

卷之二

二十一

敖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

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

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

孟倡賦詩以自寵故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言必叔

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稔年也為

三十年鄭殺良霄傳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

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

印氏其次也樂

而不荒

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

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

公怨為賓榮顯然

不淫淫淫縱使之

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

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

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

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

謂湯亂人以廢

謂桀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

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

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賞左師之盡左師辭

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架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詩鄭風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成何以恤我我

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成之謂乎善向成能知其過齊崔杼

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

之余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南

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祀成與疆怒

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

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

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

謂崔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

成疆之言告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

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所弑崔之薄慶之厚

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

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

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

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

彼君之說君謂景公也

氏有禍止余猶可恐滅家禍遂見慶封慶封曰崔

慶一也言如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

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

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

家其妻縊妻東郭姜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癸為崔子御

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

墓開先人之墓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楚遠

罷如晉泣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

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

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

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貨於野以喪

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

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

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

夏衛石惡出奔晉寤喜之黨邾子來

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二度閏月之重

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各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十有一月公如

楚為宋之盟故朝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

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

魯木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成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

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

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

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蛇乘龍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

淫於玄枵枵許駘及淫過於歲星云枵乃子運之義

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

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

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

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

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

今齊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

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而後薦賄以副已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

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

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

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祀故曰禮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

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

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日其

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也廷往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

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

此鄭也

其心也怠惰不敬出於其中心故不更也心カウ也

必由其子由八緑由ハル子ヨリ禍起ルヤ

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天子班之妻僑聞之如

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班弑其君傳孟孝伯如晉告將

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蔡侯之如晉也鄭

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

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

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

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

承天之休休福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

親厚守鄭伯自身楚朝スルノ約アリ故ニ之晉世ニ之從之相見者也

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今執事有命曰女

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

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

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

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

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三震下坤之

願三三震下艮上願復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

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其楚子之謂乎欲復

闕君德以背載書為闕失之德也

其願謂欲得鄭朝而弃其本不脩復歸無所是謂

迷復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

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

也幾近也言失道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

甯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禘竈鄭歲弃其次

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

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托其國有福失次於北

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

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

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大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

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

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

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

不自為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

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斃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

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故反盧蒲

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

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

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

諸亡人辟崔氏亂
出奔者得賊者
得也者告己之情
以己情告而悉之

詩斷章余取所求為惡識宗言已若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言如

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巳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

後之寢戎親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饗人竊更之以御進食者饗

鴛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

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

告盧蒲癸以二子怒告癸盧蒲癸日譬之如禽獸吾寢處

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平

仲日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敢不

有盟可也子家日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

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日人各有以事君非佐

之所能也佐子車各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字日禍將

作矣吾其何得對日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

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蒲癸

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兆龜日或卜攻讎敢獻其

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

丙辰文子使召之講日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

上之季慶示之兆日死奉龜而泣無宇乃使歸慶

公膳丁公家供膳
及一師大夫皆視事
公賜之膳且有雙雞
雍夏一丁料理人
鴛鴦ハマニルノ類鶏
ト鴛鴦取椽タニ説
ニ盜ト云
海内汁シルハカリ
山シタ一

木ハ薪也為隱夜
以テ相諭
木ハ材木在ハ街里ノ
名也負財ニ志サハツ云

吳一妻使ニテモ居
ルヤウニ成ラシト云フ

夫子復一美知其父
剛復日月乃諸侯
謀之而激之使出
常祭
舍、性、質、根、茂、若
ト云ハ左ト云一止ハ
シ止ト必下出ツ故止

釋甲ハ甲ヲ解テ多
ク馬ニ見セテアハレ
馬ヲトメテオク
介一慶氏ノキ甲ヲ解
テ復テ見ル故ニ其
甲介ス

嗣聞之之嗣慶封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

禍作必於嘗嘗祭秋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

志悛改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

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盧蒲姜謂癸曰

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癸告之告欲救

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癸

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

麻嬰為尸為祭慶奠為上獻上獻先盧蒲癸王何

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陳氏鮑氏之圍

人為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也而

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各優在樂高陳鮑

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子尾抽桷擊

扉桷椽也扉門闔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

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薨屋以俎

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遂殺慶繩麻嬰慶繩公懼

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陳須無以公歸

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

以鑑ニツヤケル鑑
カホノウツル

疥湯民ク而為此
光澤之車其人
必因痒也

泥塗ニ順序アリ不致
テリテ余ニ食前ニ見
代始テ飲食ヲツク
リシ人ヲ幸ルコト

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

反陳于獄嶽里各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

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

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

示有所先也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樂工

師茅鴟逸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奔吳吳

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

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

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癸巳

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崔氏之

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

丘在襄二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

焉反還與晏子邾殿其鄙六十邾殿齊別都以邾殿邊鄙六十邑與

晏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

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

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

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

外分也他
若查而
在外國
魚我之
一邑亦
不可得
而宰制

本帛下富之幅
十布帛幅以
二尺二寸為度

為之制度使無遷也也遷移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嫚猶黜

也放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

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

癸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

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

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崔氏

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

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

戊戌朔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

崔杼尸邊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

云國人皆知之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

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

祭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有黃水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

必有大咎伯有不愛我必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

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

阿言薄行潦之蘋藻言賤寘諸宗室薦宗季蘭尸

季子人南之也
下凡清潔之也

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敬可

弃乎為三十年鄭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

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子服惠

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飢寒之不恤誰

違其後也違暇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

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曰遠圖

者忠也成伯榮公遂行從昭宋向戌曰我一人之

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

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

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衷甲之際不王人來告

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

事宜直臣子急

以徵過一說周王以二月
癸巳崩而以十二月甲
寅告臣子怠慢莫大
焉故從其赴而書之
所以懲其過而戒
將來

春秋左傳卷十八

左傳卷十八

三十二

